

DA GANG SHENG PING XIAO SHUO JI



大纲升平小说集

尚侠等 / 译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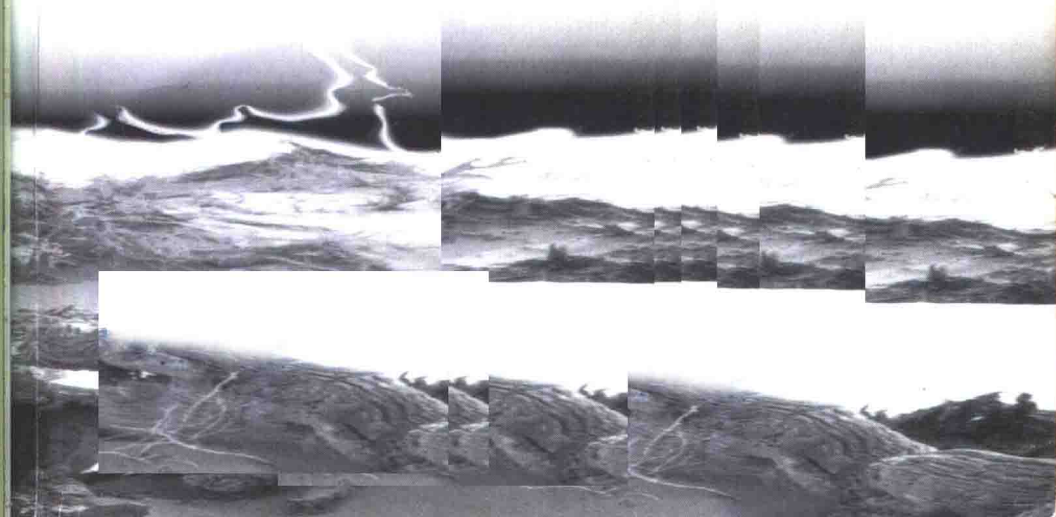


大冈升平小说集

上卷



尚侠 徐冰 / 主编



致中国读者^①

大冈升平

拙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我感到很荣幸。勿庸赘言，千百年来，我国语言借助贵国文字表记，且在其文化、诗歌的巨大影响下成长起来。虽然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添入了西欧技术、文化的影响，但表记方法并无改变。在顺应西欧文化方式上，日本与中国有所不同，我的作品即为一例。它是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惨败后的文学。

当时我三十六岁，作为一名兵卒，从军到菲律宾前线。《俘虏记》将战败和当俘虏的经历，作了报告文学式的描写；《野火》以食人肉这一卑鄙行径为题材，作了诗一般的虚构。后者获读者最多，被翻译到了西欧诸国。现在，这部作品将与中国读者见面，贵国的宽宏与博取精神，令我敬佩之至。

如今的汉字，与我中学时代所习“汉文”相比，可谓更进化与大众化了。不过，由于是“同文同字”，还要比西欧译本易懂得多。能在中译本上看到我所使用过的相同文字，这将成为

① 此为大冈升平之遗序。——编者注

我的一个愉快的经历，我在翘盼这一日的到来。

《武藏野夫人》自一九五〇年一月始连载问世，刊出期间朝鲜战争爆发了。事件设定在废止通奸罪的一九四七年。这一改正对女性来说，意味着由天皇制的家长制下的解放；而对于男性，则意味着可以自由地接近他人妻子，不必担心受到制裁。作品描写了两对通奸的男女，一个未遂化为悲剧，一个既遂带有喜剧色彩。

“武藏野”系对东京西北部的一片渐渐隆起的广阔平原的美称。东京成为首都后，那里变成了半农的住宅地，曾有许多文人墨客讴赞过它的林中小路。我所写的枹树、柞树林，则是农民为了防风和获取燃料资源而种植的人工林。依据地形学，我在武藏野扇状地形成的描绘上是有特色的，它与人物恋爱心理的多重结构相呼应；同时，专心捕捉自然美，亦与战后都会的混乱形成对比，仿佛是一种慰藉。

《花影》描写的是战后艰难岁月开始好转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银座酒吧放浪社会讨生活的一个女性悲哀的一生。“花影”一词，偶得于晚唐诗人周朴的两句诗：

风暖鸟声碎，
日高花影重。

诗行曾为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所引用。作品把女主人公的生活喻为樱花之影，描写了她不堪其重重重压而自戕的命运。文中有的地方也借用了“日高”的字样。

此外，还从意大利十三世纪诗人但丁的《神曲》炼狱篇第五歌中，借用了西埃那的匹阿的言词。看来激发我文学冲动的源泉里，是交混着中国古典与西欧文化的。

《青光》以东京及在面临东京湾的半岛上建造娱乐设施为背景。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以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东京变了样。伴随富裕的结果，必然是风尚紊乱，道德沦丧。在这种世风下，究竟还有无可能存在“爱”？为自己之所爱，能不能舍掉性命？这是我所试图探论的主题。

中国出版界的诸位先生，决定从我的作品中选出几部，是能够反映战败的惨痛、经济高速成长中的堕落这一战后日本史的。然而，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动中国的各位读者，我怀着欣喜与不安，惶恐地期待着这一考验。

结束这篇简短的自白之际，我再次向中国的朋友们，致以敬意和友爱之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东京

晏来 译

代译序：大冈升平和他的小说

尚 侠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著名现代作家大冈升平在东京的顺天堂医院鹤驭西归，距今已整整九个年头了。

日本的文学批评界，力举大冈为二战后派文学的旗手之一；也有人将他与三岛由纪夫和井上靖一起，并称日本现代文坛的三杰。对于这样一个骁勇的身影的逝去，文坛上自然是少不了击节叹喟、长歌当哭的。

一九八九年的元旦刚过，我便陆续地收到了一些日本友人的来函，布达噩耗。从那些信件及所附的报章剪裁、复印资料可知，当时日本的各大报纸、诸多的文学刊物上的报道及悼文，一时间有如纷扬的雪片一般，绵亘不绝。足见这位文人的影响所及。

大冈升平生于一九〇九年。自一九二九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法文科以后，热衷于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的大冈，便开始了新的文学追求。他步入了小林秀雄、中原中野等新派文学理论研究中坚的圈子，执著于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三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的大冈，依旧一面在国民新闻

社等处供职；一面业余从事法国文学、主要是司汤达的翻译与研究。那以后他不是以学者、而是以小说家成名，应该说是战争改变并决定了他的命运。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五岁的大冈被迫前往菲律宾前线参战。时仅半载，他便在日军兵败如山倒的历史必然中，成为美军的战俘。待到他从莱特岛的收容所里获释遣返、回到妻子疏散的大久保市时，已然是日本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投降的四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深深地为战争所戕害的大冈，由是愤而以成名作《俘虏记》闯入了小说家的圈子。那以后，在四十年漫长的创作道路上，他主要完成了下述三个系列的作品：第一，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实性小说。除《俘虏记》外，还包括了《野火》、《莱特战记》、《莱特的雨》、《圣霍塞野战医院》、《出征》、《在海上》和《我的复员》等。第二，追踪战后日本人的风俗和心理演变的恋爱小说。即如《武藏野夫人》、《花影》、《来宫情死》、《青光》等。第三，以自己的身世为鉴本的传记性作品。像《母亲》、《父亲》、《幼年》、《少年》、《妻子》和《家》等。大冈晚年，曾将自己的创作概括为“反映战败的惨痛和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堕落这一战后的历史”。可以认为，这一说法是符合他的作品实际的。他的创作亘历着日本战后的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他的文学也便是日本“战后文学”的一个剖面与缩影。

在大冈看来，自明治时代起，日本人接触了西方文化，才建立了半欧化的现代化；同时也才建立了一半是欧洲，一半是自己的文学。作为这样的社会、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下的一个存在，大冈在确立自己的个性艺术追求时，则选择了一半是自我、一半是司汤达的模式。然而，在将这种明晰的理念实施至最为彻底的地步的过程中，这位知识型的作家终究还是相当典型地显示了做为一位日本文人所独有的气质与品格。

在他的反战小说中，既少有战争的全景化处理、英雄与恶魔的形象勾描，又似乎无意于对无数人悲欢离合的命运的倾诉；而是致力于再现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或战争中的直接而复杂的感受，并且几乎完全是一种主观信息的传递，甚至连必需的事件场景的交待都相当有限。《俘虏记》中的那个日本兵，在敌我对峙的瞬间，是不可能想了那样许多再来决定是否向美国兵开枪的。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重要的是大冈就中发现并创造了自己的艺术天地，从而在一个士兵的心理痕迹中揉进了由战争引发的那些特殊而复杂的感触。《野火》中的田村在吃人肉时，内心充满着彷徨的孤独感、因饥饿而引起的幻觉、假托狂人之口的谵妄、生的欲望与死的现实、人的理性与本能的撕咬……所有这一切超常的心理活动，被描写的是那样的出色。

这说明以历史冲突的真实来科学地解释和阐述战争本质的命意，并不为大冈所取。他在自由地进行人的内在世界的探索中，显然倾向于表现战争条件下对人性与人道的非同寻常的渴念和对人在逆境中凄惨与堕落的告发。大冈战争小说的“特别格式”，使得他的创作明显地有别于善于多角度地刻划战争罪恶动机的石川达三和富于思想锋芒的野间宏。而且，较之日本域外的同类题材的佳作，大冈的风格同样是独特的、难以取代的。应该说，大冈的战争反思与控诉照例是日本的人与文化的一种产物；作为一名参战者和曾经将一场空前的浩劫强加给亚洲与世界的日本民族的一位文学大师，恐怕很难说他的战争观有多高的格调，并藉此博得了整个人类的认同与拥戴。他的战争题材的小说的世界性反响，在于他出色的艺术语言和入木三分地讲述了一个自戕民族的精神阵痛。他是为日本而写的，却并不仅仅属于日本；他的反战小说未能步入人们所希冀的模式，但他毕竟是成功的。

还在十二岁时，大冈升平这个来自大正十年日本中下层社会的平民少年，便受到了基督教的感化。其后，大正文学中那种不彻底的人文主义，又逐渐征服过少年大冈的心。就这样，成年后的大冈，一面自诩为无神论者；一面始终都无法摆脱耶稣的羁绊。这种若即若离、晃来晃去的情形，相当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日本人与宗教关系的一种特征。文化强制力量决定着日本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生存于其间的大冈也概莫能外。他在展示日军在菲律宾战败前的那幅垂死景观时，便并无掩饰地表现了日本士兵在人与命运的不可调合的状态中，仰望苍天、试图寻求上帝的存在与助力的渴求。这种对日本士兵失常的思维与感觉的描写，对加重战争的残酷色调、丰富作品的艺术含量，无不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然而，这样的处理同时也会引发读者自然地想到，如果神灵与基督真地会如大冈所想、为了他而降临菲律宾；如果那些日本士兵由此可以得到拯救，那么，大冈的灵魂便会安宁、日本民族也便得以解脱了吗？因为宗教等文化观念的暧昧所导致的大冈战争观的局限，仅此便勿需多说了。

整个地看来，大冈的文学不啻是一个厌恶现实的梦。但是，在处理笔下的女性形象时，那调子却是纯洁而抒情的。《武藏野夫人》中，道子认真地对待两情关系的心理与秋山和富子视通奸为儿戏的卑俗，留给人们的正是一个关于爱的价值的感受空间。大冈对于美的同情与丑的无情，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将通奸视为不贞而未能成就，既是道子的所为，又是作家的所愿。《花影》选取叶子这样一个在战后已并不时髦的、落伍的女招待，写了她既出于生存需要、实际上又为享乐至上的社会潮流所胁迫的悲苦，这一人物身上便不能不更多地凝聚着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内容。叶子临终前的万般慨然和作家的情感倾向，增加

了她自身的美感价值。此外,《青光》中祐子所代表的现代家庭关系的危机与崩溃等等,无不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倾吐作家对人生的特有认识。从而,证实着一个大冈历尽沧桑后的所获:看透人生容易,而爱情则比较复杂……

战后的日本作家可谓群星璀璨。大冈升平的作品选本终于得以在作家本人过世九年之后,出现在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其理由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及:一是作家作品本身代表着迄今为止现代日本文学的较高层次,应该也可以为中国读者提供较高品位的艺术享受。二是他的创作将会有助于中国读者认识东方和人类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以及日本社会的现存危机。有鉴于此,大冈虽已故去,他的作品仍会常在,他的文学精神仍会影响着人类。大冈生前,曾怀着惶恐与不安,期待着中国读者的这一检验,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会因此而得到慰藉。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长春



大冈升平（摄于1984年）

大冈的小说对战争、死亡、人性、情念都有深邃的思索，深厚绵长，充满内在的力量感和浓郁的日本韵味。精细的心理描写和感伤的抒情、明晰的理性感交相辉映。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大岡升平（摄于1949年）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大冈升平 (1)

代译序：大冈升平和他的小说 尚侠 (1)

俘虏记 侯丽颖 译 (1)

野火 陈爱阳 译 (39)

武藏野夫人 尚侠 王秀文 译 (176)

俘 虏 记

吾心惩恶亦慈悲

——摘自《叹异钞》

昭和二十年(1945年)一月二十五日,我在民都洛岛南部的一座山里成了美军的俘虏。

民都洛岛位于吕宋岛西南,约有四国岛的一半大小。由于它不是什么军事重镇,只派有两个步兵中队驻守在这里,对散布在沿海岸的六处要地进行警备。

我们中队自昭和十九年(1944年)八月以来,一直担当着该岛西部和南部的警备任务。中队部和我所在的小队驻守在岛西南端的桑鲈濑,另外两个小队分别屯扎于东南的布拉拉卡欧和西北的巴罗安。在桑鲈濑和巴罗安之间,沿岛西海岸在全长约五十里^①的区域内没有设防,游击队在其间自由地穿梭,接受着美军潜艇的补给,但他们却没来骚扰我们。

昭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近六十艘美军潜艇和战舰在桑鲈濑登陆。我们旋即向山里转移,横穿过南部的丘陵,三天后,

^① 日本长度单位,一里为3.9273公里。

在布拉拉卡欧后面的高地与当地的一个小队取得了联系。那些登陆的美国兵没来追击我们，但屯驻在布拉拉卡欧的一小队日军听到了桑鲈濠方向的炮声后，匆匆带上粮食、电台逃走了。我们的粮食还很充足，即使加上不久前和我们汇合的驻守在附近水上飞行基地的海军部队、遇难舰船上的工兵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共计才二百来人），也可以维持三个月以上。直到次年的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在遭到美军的袭击后四散流窜之前，一直露宿在那个高地有四十日之久。

美军飞机整日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但那些美国兵却没有立即追上来。一位小队长曾经一边指挥我们“安营扎寨”一边对我们说：“那些家伙都是懒蛋，连这里都懒得来。他们不来，我们也不去，这样相持下去，过不了多久，战争就该结束了。”这当然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儿。美军虽然把这座岛屿选作向吕宋岛进攻的补给基地，但只要我们呆在山里按兵不动，战争就会离我们而去；这里最终会成为一条“被遗忘的战线”……对于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小股部队来说，这的确是我们所抱有的唯一一线希望。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并不能“按兵不动”。没过多久，从大队部所在地吕宋岛的巴坦嘎斯发出命令，让我们侦察桑鲈濠方面的敌情。这样，由十多人组成的侦察小队要每十天或一周，不断地往返于桑鲈濠附近的山地和宿营地之间。有时他们被美军哨兵发现，就得挨枪子儿。

不久，为了便于侦察，有一个小队移至桑鲈濠附近的某高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分哨所。他们每天通过电台向大队部报告在望远镜里观察到的一切。他们经常看到由十几艘军舰组成的美国海军舰队通过桑鲈濠北上；美国空军的大型轰炸机群由新建的机场起飞；在已被我方控制的甚至能驾船垂钓的海湾里，美

国海军快艇像烧伤了的野兽似地拖起条条白色的水脉、疾驰狂奔……

一月，大队部通知说一支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尖刀队即将开来。遗憾的是，在他们预计到达时正赶上美军在东海岸一带登陆，他们所乘的舰只于是下落不明。说心里话，我们不太喜欢什么尖刀队，因为他们一到，就意味着要由我们组成若干个敢死队给他们带路。美军率六十艘舰艇登陆，而尖刀队只有一百五十人，两者力量相差悬殊。因此，我们对尖刀队不抱任何幻想。

自那以后，我们奉命几次被派遣到布拉拉卡欧，去迎接可能到达的尖刀队，回营时经常绑架几个运气不好的当地居民，他们都是在窜扰空荡荡的民宅或掠取家具时被我们发现的。这样一来，虽不是有意为之，却也渐渐成为我们被扫荡的原因了。

虽然身处绝境，我们这些当兵的却满不在乎。我们都是那一年首批被征召，经过三个月训练后被送到这里的预备队队员。由于缺乏战争经验，对战局的恶化尚不了解。倘若我们认清了战局，也不至于每日忧心忡忡地警惕不知何时来攻击我们的强大的敌人。这与其说是我们无知，倒不如说是上天的恩惠。这些士兵的年龄大都与我相仿，都已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中年人。我们不想从目前的局势中牵强地推断出战局发展的严峻性。

在山里宿营，最初生活条件并不太恶劣。这个季节正值旱季，雨水也少，只是正午才有一点儿暖洋洋的感觉，在向阳的地方穿一套衣服正合适。粮食也很充足，每个小队分开宿营，军纪也比较松散，士兵们从呆板、僵化的军队日常礼节中解脱出来，从山涧打来水烧饭……这些使我们看起来像是来野营似的。我们和附近叫马尼盎的山地人（他们比住在海边的大多数比岛人肤色黑，对战争的反应也很冷淡）混得很熟，时常用红布、铝

制品等从他们那里换回薯类、香蕉、烟草等土产品。我们也常到山脚下去猎杀那些流落在外的无主的牛，吃些新鲜牛肉。

但是，意想不到的灾难还是终于降临在了我们的头上。

听说民都洛岛在比岛群岛中是恶性疟疾的多发地。在桑鳐濊时，由于我们吃了预防药，患者不过两三人。但自从进入山里后，卫生员再没给我们服金鸡纳霜，因此疾病急剧蔓延。一月二十四日我们与美军遭遇，那时能站起来作战的不到三十人。在最后的半个月里，平均每天大约有三十人死于疾病。

病人悄无声息地辞别了我们，活着的则士气大减，和以前的那种逍遥自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队长每天早晨都到各小队巡视一遍，他总是伫立在门口，默默地望着满屋的病人，久久不肯离去。

美军登陆以后，在我们还没有打开退路时，中队长就匆匆地决定北上，但最后终于没有接近吕宋岛。小队长对中队长的决定非常不满，他说如果继续在这座山里兜圈子，病人再一增多，一旦接到大队部下达的苛刻而烦琐的侦察命令，那就彻底瘫痪、根本无法行动了。

小队长是个自私、短视的人。他的这种判断也同样如此，那就是他把吕宋岛视为永久的安全区域。参加过诺莫甘战斗的中队长对比岛派遣军的命运却没有抱以任何乐观的态度。

他是一个年轻的中尉，曾当过干部候补生，才二十七岁。平时总是默不作声，显得很抑郁，从外表看并不像是一个近三十岁的人。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在诺莫甘的所作所为，但当时的表现从他的眼神里、表情上却流露出来。我从他身上仿佛嗅到了昔日同伴的腥臭的死尸。“警备队员必须懂得：在警戒区就如同身陷墓地”。他经常这样说，可我一次也没有按他所说去做过。

他无意把我们的驻地暴露给美国兵，但对一个从桑鳐濊来